

第五回 司空約訪假名真著急 趙媽媽明勾引細商量

兒女情心腸，弄盡機關矯。時露閨中姓字香，驚喜方知窈。

詩句久憐知，識拜今非少。欲窺無計奈如何，百丈情絲繞。

右調《卜算子》

話說趙媽媽被司空約逼緊，要問訪不出趙白是何緣故，只得說道：「人有真名真姓，也有假名假姓，若問是真名真姓，自然一問就知；若問假名假姓，卻叫人如何曉得。」司空約道：「一個人斯斯文文，又不犯罪，為甚改了名姓？」趙媽媽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。大凡鄉間人生出來，父母取名，多近村俗。及長大了。要充做文人，入城拜客，小時的村俗名字難於出口，故改個新鮮名字，好去裝模做樣。相公若執此假名相訪，如何有人知道。」司空約聽了，沉吟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」因又問道：「若果係假名，這是斷斷乎訪不出的了。」趙媽媽道：「這也還有問法：或是排行，或是混名，或是乳名，或是小名，若與他相厚得知他的，這到一問就有人曉得。」司空約暗暗尋思道：「我又不曾與他會面，他的混名、小名如何得知。」因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來這一番，多分又要落空了。」遂不復再問，連酒也沒興吃，只吃了夜飯，趙媽媽就送他到一間乾淨房裡，叫家人鋪了牀鋪，就睡了。睡了一覺，醒將來左思右想，再不能復睡。因睡不著，只得又思。忽想道：「趙白非玉四字，文文雅雅，象是個改的，故問不出。這和我《求美》詩的趙如子這二個字雖不村俗，卻還古樸，不象個造作出來的，明日問一問，看是如何。」因想出這條問路來，心才定了，方又睡著。

到了次早，天一亮就起來梳洗。梳洗畢，就叫童子人去請出趙媽媽來。先奉一揖，相見過，就問道：「趙白既是假名，訪問不出，且擱開一邊罷了，但還有一個姓趙的，也是趙媽媽一族，卻定要求趙媽媽見教。」趙媽媽道：「相公既如此下問，若是認得的，再無一個不說之理。不知相公還問何人？」司空約道：「還要問一個趙如子。」趙媽媽聽見問趙如子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呆了半晌不言語。司空約見媽媽吃驚，象是有些認得之意，不勝歡喜。既他不言語，忙又問道：「媽媽既認得，萬望見教，我好去進拜，為何轉不言語？」趙媽媽道：「趙如子是有一個，只是與相公一天一地，大相懸絕，怎麼無因無依，忽然問起他來？真不可解。」司空約道：「他就是前朝宰相的嫡派子孫，我們詩禮人家，也可交接。他既多才，我也從事筆墨，怎麼就問他不得？」趙媽媽聽了，不覺大笑將起來，道：「相公錯會了意了，我且請問相公，這趙如子，相公曾與他會過面麼？」司空約見問，沉吟了半響，方說道：「實不敢瞞趙媽媽，我與趙如子唯在詩文中往來，可稱神交，都實實未曾會面。」趙媽媽聽了方笑說道：「這個才是。」司空約道：「趙媽媽這等說來，定是認得的了，萬望見教。」趙媽媽道：「這個趙如子，就是本族趙姓疏遠些，也還有不認得的。唯老身與他是親房，故知道的親切。但有一說，卻實實不敢對相公說明。」司空約道：「這是為何？莫非怪我初到此間，不曾盡得個薄禮便只管瑣瑣奉瀆？」說罷，就要叫家人去備禮。趙媽媽忙扯住道：「老身還有飯吃，豈為禮物。相公既是這等罪我，老身只得要直說了。」因邀了司空約進到內一層，方對他低低說道：「這趙如子不是男人，就是老身嫡親的姪女兒，今年才十七歲，從來未曾出門。不知相公為何知道他的名字，諄諄問及，故老身吃驚。」司空約聽見說是女子，不覺也吃了一驚，競呆了半晌，暗暗想道：「怪道他和我《求美》之詩，親親切切許我『香自存』，『西子有村』。我還認作別有所指，准知皆自道也，皆自薦也。這段深情，屬意於我，真覺『花月留痕』之為淺也。」想到此，愈想愈覺多情，滿心歡喜。趙媽媽道：「老身粗人，他的性情怎能深識？此皆是舍姪女時常對我是這等說，故老身得知，傳說與相公聽。他的自安自樂，老身一時那裡說得他盡。相公若不嫌絮煩，待老身略舉數端，說與相公聽著。」司空約大喜，道：「老親母若肯見教，勝於錫我百朋矣。」趙媽媽道：「第一是妝盒中，脂粉從來不設，又且鬢髮如雲，並不屑髻，總一總，雙鬢堆鴉，挽一挽，盤龍盤鳳，光可照人，影能奪目，真令人愛殺。至於不言不笑，氣自溫然，言笑自如而端莊莫犯，又令人起敬，莫說綺羅生媚，就是一件韋布之衣，一穿到他身上，只覺比錦繡俏麗三分。一雙小腳，那有三寸長，行來穩重，絕無燕子輕狂之態。略言其人物，雖云是絕世，卻是天生，非他所能增減，這還可解，若論性情，不獨今人少有，只怕古人也稀見了。詩書就如性命，看到得意處，連饑餓都忘了。或是題詩，或是覓句，一弄到筆墨，便終朝不倦，午夜無暇。若有一字不妥，一句不安，便推敲再四，寢食懼廢，必妥必安而後已。若做了一首得意詩，或得了一快心之句，便對鏡中也致喜色，夢裡亦聞笑聲。沉酣於筆墨如此，若是一個男子，取功名只須唾手耳。就是居室，雖無畫棟雕樑，卻一塵不染，有如仙苑。就是一飲一饌，雖不烹鳳庖龍，即炊藜煮菘，而精美不減上方。就是昨夜供相公的雞黍，也是舍姪女處去移借來的，老身家裡莫說沒有，就有，也不能烹庖適相公之口。相公，你道這等一個女子，人家娶了去，豈不享盡終身之福。」司空約聽見趙媽媽說出趙如子許多好處，不覺都喜得癡呆了。因又問道：「令姪女既如此才美，自不出鄉，為人爭娶，畢竟還靜守香奩而待字？」趙媽媽道：「舍姪女雖生如此，卻韜光諱彩。老身所說的這些好處，不獨各村外姓不知，就是左右近族，亦知之不細，唯我老身與他是至親姑娘姪女，也不瞞我，凡事俱細細說與我知，我才略知一二。不知相公有甚前知之法，忽然到此問起他來？」司空約道：「有個緣故，本該相告，但此時礙口，尚不敢輕言，且求少緩說罷。」外面清吃飯，司空約走了出來。

吃過飯，就叫家人封了十兩銀子與兩匹尺頭，叫童子拿著，依舊走到內裡，尋見趙媽媽，與他說道：「我晚生此來拜訪如子，只認如子是個朋友，不妨通名姓進謁，不期竟是令姪女。男女嫌疑，怎敢妄想，本該安分退回。只是我聞如子之名，有如春雷灌耳；我思如子一面，有如大旱雲霓，一時阻隔，匆匆便回，已是不能甘心。今又蒙老親母垂愛，指示了許多才美，愈令人放他不下。欲求老親母用情，又因草草而來，不曾備得一芹以申敬，不敢輕求，今萬不得已，先具些須薄禮，以表誠意，望老親母薦存之，勿以為罪，方敢有請。」隨則童子將銀子與尺頭送上。趙媽媽見了，因笑嘻嘻說道：「相公有何吩咐，只管說來，定當效命。厚賜決不敢當。」司空約道：「老親母若拒而不納，便是痛絕晚生，使晚生不敢上請了。」趙媽媽道：「受是斷不敢受，相公既如此說，權且收下，待事後再返壁罷了。」因將銀子並尺頭送了入去，復出來問道：「相公實實有何吩咐，不妨直說。」司空約道：「晚生也無他請，所請者，金屋在內，麗人在外，無計窺令姪女之一面耳。救求老親母開恩，或所澀西子之紗，或所鑿東鄰之壁，使餓眼微微一飽，便感恩無盡矣。萬望老親母見憐而為之設法。」趙媽媽聽了，直沉吟了許久，方才說道：「論起這些事，有些繁難。他從小就不曾到門前來頑耍。這浣紗之遇，不須提起。他住居雖非朱門金屋，卻也深深數重，這東壁那裡去鑿窺。本該一敲就硬硬的回了相公，但思相公一個貴人，再三以禮求我，若不委曲設個法兒使相公偷窺一眼，只覺不安。若要為相公弄個巧，只恐人言不穩。」

豈不怪我。」司空約聽見趙媽媽有些口風，忙忙上前一跪道：「若蒙老親母垂憐指示一路，出老親母之口即入晚生之耳，有誰得知，慮他口嘴不穩。萬望老親母勿疑。」趙媽媽見司空約情急跪求，忙笑嘻嘻挽他起來道：「見一面雖也快心，卻只好當做行雲流水，相公怎就這等著急。相公既這等著急，我老身也顧不得他怪了。但這件事，不是我老身誇嘴說，除了我老身，任是諸葛重生，子房再世，也算不出甚麼妙計來。」司空約大喜，因再三問道：「不知老親母是甚麼妙計？萬望見教。」趙媽媽因近前一步，低低對司空約說道：「這也不是甚麼妙計，只因你思量要鑿壁，卻鑿不到的內裡，你思量要他出來浣紗，他卻絕不出門。唯我老身與他既是親房，又過的相好，我老身一年四季，到有三季住他家。他一月中，也常到我家來看我一兩遍。相公若要見他，只好將我家做個浣紗之地，庶幾取個巧兒，得能一遇。」司空約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老親母這一算真神不知鬼不覺，妙不容言。但不知幾時方能夠得誘令姪女到此。」趙媽媽道：「我那姪女兒，他的性情聰明，警察不過，我昨日叫人去問他借酒肴去，他已知我家有過客借寓，他如何肯來？若要他來，相公且速速搬移到別處，悄悄去住兩三日，不可露影，動人耳目，老身卻假裝有病，他自然要來看我，等我打聽定了他來看我的日子，我暗暗先邀了相公來，將相公藏在草堂旁邊的柴房裡。他來時，少不得要到草堂上來坐，相公就可在柴房隙裡飽看了。」司空約聽了，不勝大喜道：「老親母如此算來，則我晚生快睹仙姿似乎有三分僥倖。但人心苦不知足，既得隴，又望蜀。老親母早間說令姪女沉酣於筆墨，題詩直如遊戲，不知到這日，可能令他到草堂上弄弄筆墨，與我晚生愉觀其揮灑之妙！」趙媽媽道：「只怕他在家貪戀著詩書筆墨，不肯到我家來坐枯禪，說家常俗話。若是肯為我來了，我先在草堂上鋪設下紙墨筆硯，不消我去開口兜他，他便自然要題長題短了。但他自題，不知是新是舊，相公見了，未必垂青。相公既要看看他的才情筆跡，何不先打點三四個難題目，待他來時，我叫他當面做了與相公看，相公方知他才情不比等閒。」司空約聽了愈加歡喜，道：「得能如此，又是萬分僥倖了。老親母既如此吩咐，我晚生且暫時移去，再暗暗來討信。」趙媽媽點點頭道：「只得要如此了。」

司空約遂忙忙走出外堂來，與家人說道：「這趙相公既訪不出，我們只得回去了。」家人聽了，遂忙忙將行李收拾起來，又將駿馬牽出門外，備了鞍轡。司空約假假的辭謝了趙媽媽，走出門來，上了馬，帶著家人童子，竟出村而去。正是：

明明來又明明去，惟識來明去不明。

不是三回兼四轉，如何顯得出人情。

司空約出了村，遠遠的另尋個人家住了，且按下不題。卻說趙媽媽既打發了司空約出門，便急急來見如子，將前後事俱細細與他說了一遍。趙如子聽見司空約苦苦要見他一面，至於重禮跪求，知他是個多情有心之人。甚是歡喜，又是感激。趙媽媽因勸他道：「他前來一番，空了回去，已甚苦了。今番若不與他偷窺一面，便覺不近人情了。」趙如子道：「見是怎麼不見，只是一說就見，一來似乎太易，二來又不知他心堅與不堅，還要伯娘善為之詞，稍緩他十數日。他若甘心守候不生怨尤，其用情不又加一等乎？倘躁而急就，則又當別論。」趙媽媽笑道：「賢姪女怎些曲折都一一算到，可謂心細如髮矣。既是這等說，我只得試他一試看。」遂辭了回家。

過不得兩日，天已黑了，趙媽媽正要關門，只見司空約換了一身舊衣，悄悄的走了人來，朝著趙媽媽深深一揖，低低問道：「老親母打點的事情怎麼了？不知可有個定期麼？」趙媽媽見了忙答道：「事情雖已是穩的，但有事耽擱，日期卻還未定，候得十數日方好。只怕相公性急等不得，卻將奈何？」司空約笑道：「老親母怎說此話，我晚生只愁事有差訛，若事可望，莫說十數日，便是一月，便等一年，我晚生也不敢性急。老親母但請放心，但前日老親母所說的題詩，我晚生已擬了四個在此，老親母請先收下如何？」趙媽媽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我若收下，倘他明日信筆做出，你道是我預先傳題，不顯他的才情了。相公請原收了，到當日臨時付我可也。」司空約聽了，欣然而去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美喜碎心，才驚破膽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